

◎百年辉煌·纪实

兰考乡村新画卷

纪 红 建



初夏时节，当我来到张庄村时，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乡村道、美观的太阳能路灯，以及一排排富有豫东民居特色的两三层小楼；进入一户户家中，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小院、绿茵茵的瓜果树木、漂亮的家具家电……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曾是河南省兰考县最大的风口。上世纪60年代，焦裕禄在此治理风沙，让当地群众结束了逃荒的历史。这里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

4年前退出贫困村序列的张庄村，正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是当今中国一个既很有特点、也颇具普遍意义的村庄。

记得2019年冬，我来张庄村采访时，驻村工作队队长庄艳斐的职务名称引起我的兴趣：张庄村稳定脱贫奔小康工作队队长。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采访中，我见过“驻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队”“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等，但张庄村这样的称呼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知道，对于驻村工作队来说，性质差不多，但张庄村稳定脱贫奔小康工作队让我有了更多的思想与思索。“其实我们之前也叫驻村帮扶工作队”，庄艳斐告诉我，“因为脱贫了，任务和目标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脱贫变成了稳定脱贫奔小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庄艳斐是个“80后”女子，个不高，瘦瘦的，热情能干。她是兰考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支部书记，2017年3月到张庄村。她说，他们工作队主要是巩固脱贫成果奔小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19年，全村有1008户3221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多万元，剩下的14户39人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零。”庄艳斐介绍说，“但这还不够，要实现全面小康，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产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要跑出张庄的‘加速度’。”

现在呢？“2020年，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79万余元，人均收入达到1.51万元。现在我们不仅实现了让有能力的人发展产业，让没有能力的人参与到产业发展中，还带动了更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告诉我。

57岁的申学风是土生土长的张庄人。高中毕业后他曾外出谋生。2015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焦裕禄老书记去世那年，我出生，但从小就听说了老书记的故事。”申学风说。“听谁说的？”我问。

“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叫申进忠，1978年得病去世的，当时才44岁，在公社当书记。”

在申学风印象中，父亲对下属、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一次，一个大队长到他家，带了一袋麦子。父亲很生气，硬是不要，他说你不带走也行，我买。那个大队长只得收下父亲的钱。

“我懂事以后，包括现在当村干部，一直把‘廉洁公正’四字放在心上。”他说。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调研时，兰考县委郑重许下“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如果我不把张庄带好，就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咱们村党员和老百姓的信任。”申学风说。

他说，一个村要发展、振兴，摆在第一位的是人才振兴。首先要把人带好，把基层组织搞好。要提高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只有觉悟提高了才能带领群众，才能给群众办实事。

“怎么提高？”我问。

“制定六个坚持。”他说，一是坚持每周二组织村两委成员集中学习2小时。二是坚持每月第一个星期四开展党日活动。三是坚持四议两公开制度。

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如土地流转、大棚种植、乡村旅游等重大事项方面，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重大事项公开化、民主化和透明化，提高群众参与村两委决策的积极性。四是坚持党员亮身份。在每个党员家门前悬挂“党员之家”门牌，党员佩戴党徽，发挥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先锋模范作用。五是坚持每天义务劳动。每天早上5:30—6:30村干部带头对村内道路进行打扫，通过改善环境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六是坚持促进乡风文明，每周五晚上开设幸福家园大讲堂。

思想统一了，群众认可了，各项工作开展就顺利了。

“还有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也是需要我们做的。”他说。

“如何激发？”

“用心。”

我一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表述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这个词。

他说，把贫困户识别出来后，4个自然村，由每个自然村的两个干部包这个自然村。这样分工，基本保证该享受扶贫政策的，不落下一户一人。利用扶贫政策，家里是危房的，把房子

改造好；家里有慢性病的，帮助治病；家里没产业的，帮助他们发展产业。

即使脱贫，这种模式也不变。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要保证每月到脱贫户家里走访一次，看是不是有返贫迹象。

他还说，党员干部干事创业除了需要热情与奉献精神，也需要外在激励。县里每半年评选一次“稳定脱贫奔小康”“基层党建”“乡风文明”“美丽乡村”“红旗村”，所在村每评上就有“红旗”，村干部每月工作报酬标准就有上调。张庄已经获得三面红旗，有效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风风火火、忙得不可开交的申学风也有自己的困惑。他觉得一个村子要发展，内生动力非常关键，但也离不开外力支持。比方说，他们村发展前景非常好，现在旅游也红红火火，但河、沟、渠以及绿化等基础设施跟不上，需要完善。如果有外力资金的支持，他们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些。

三

申学风说，在张庄，谁不是听着焦裕禄老书记的故事长大的，哪个不记着老书记的恩情。我很想知道村民是如何记着老书记的恩情，如何像老书记一样不被命运摆布，努力改变现状的。

“张庄春光”老板叫闫春光，今年35岁。语速不快，非常稳重，有少年老成的感觉。他的“张庄春光”，既养鸡，又做农副产品。现在养鸡规模在张庄最大，农副产品也做得红红火火。

高中毕业后，闫春光去苏州打工。因爷爷奶奶需要照顾，两年后他不得不回张庄。回到村里，除了两间破旧的土房，十几亩地，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想过贫穷的日子。

怎么办？养鸡！于是，在村里老养殖户的鼓励与指导下，他找亲戚朋友借了4万块钱，建了一个能养2000只鸡的鸡棚。他每天从早到晚住在鸡棚里。

鸡产蛋了，赚钱了，他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可是，2009年的一场禽流感，让他半年多的心血赔个精光。2013年底精准识别时，他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走进了他家，鼓励他继续养鸡，增收致富。

“他们如何帮的呢？”

“一是精神上的鼓励，要我鼓起信

心，重新开头；二是告诉我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如贴息贷款5万块钱，孩子上学有补助，考技能有补助；三是帮我联系县畜牧局技术员教我养殖技术。”

2014年，他又筹建一个养鸡棚，装备了现代化机器。好的行情，加上精心照料，那一年3000只蛋鸡，让他赚了近4万块钱。2015年效益更好。

2016年，尝到甜头的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贷款30万元建了一个容纳一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并带动3户贫困户在养鸡厂务工。2018年到2020年每年纯收入在30万元左右。

虽然挣钱了，但闫春光没有急于把贷款还完，而是循环投资。2018年，张庄村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发展起来了，他觉得养鸡不太卫生，与旅游有冲突，于是考虑转型。头脑灵活的他多次请教村里的老人，学习传统的石磨香油、榨制花生油、做红薯粉条的手工艺。这年9月，利用传统手工艺开办的“春光油坊”开业了，开在幸福路上，因为传统的手工艺、过硬的品质，这里一下子成为各地游客的必到之地。

他还把生意做到了互联网上，把“春光香油”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仅一年这个油坊就为他带来了十几万元收入。养殖、转型都获得成功，带动更多村民种植芝麻，为油坊提供原材料，让群众增收致富。自开张以来，“春光油坊”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左右。

“现在我的养鸡场有两个村民上班，农副产品加工店有3个，咱们家没有做民宿，主要做产业。”他说，“我相信张庄、兰考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发展好了，这块也会发展得更好。我结合张庄自家种的绿色天然的东西，打造出一些产品，相信很多人会接受的。所以我注册了一个商标，叫‘张庄春光’。”

他说，“外国人来过张庄好几次。2019年5月那次来的人比较多，有好几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官员，到了我家，还到了加工店。他们听完我的介绍，都说‘very good’‘unbelievable’。这句我听懂了，是很好和不可思议的意思。”

我问他为什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这几年他接触到党员和干部，感觉他们一直在帮老百姓做事。群众只要有什么困难，党员干部都会及时帮忙解决。不光解决困难，还引导他们如何脱贫致富。要不是他们，张庄哪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

其实他前几年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但感觉自己思想与能力还达不到党员标准，所以没提出来。这几年自己通过努力，产业发展起来了，思想水平也有提高，还带动了一些村民致富，所以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19年他被村党支部发展成预备党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闫春光把5000斤鸡蛋卖了，善款捐给武汉。

这是现在的张庄。未来的张庄，会是更加丰富立体的画卷。



沙，还带领林川的农民走出了贫困。

对于“治沙女杰”殷玉珍的故事早有耳闻。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前夕，在被绿色海洋拥簇的农家农庄的一栋白色小楼，我与她相约。殷玉珍从林地赶了回来，她在回忆往事时，双眸闪烁着火辣辣的光亮。1985年刚19岁的她嫁到井背塘，婚房是沙海里孤零零的一间地窖，夜半时一阵刺鼻的沙尘味把她呛醒了。沙尘暴翻滚着向地窖扑来。第二天早上沙土封住了地窖门口。当时她下决心治沙，从家里仅有的一只羊换回600棵树苗治沙植树开始，硬是将黄沙看不到边的井背塘改造成植树60万余株、筑防风沙障2万多亩、覆盖率近6万余亩的沙漠绿洲。殷玉珍孜孜不倦的治沙精神，不仅感动中国人也感动了无数外国人。一位慕名而来的外国友人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中国农民！”

殷玉珍治沙30年，如同默默生长在贫瘠荒漠的“六月兰”一样，高扬着中国农民的信心。



我在1998年10月初曾去过井冈山。时隔23年，2021年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我再次登上了井冈山。第一次去井冈山参观，我记住了许多英雄的名字，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他们的英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深远意义加深了理解，每次仰望高耸入云的纪念碑都肃然起敬，心中响起国际歌和国歌的旋律。这次上井冈山，我们追寻着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留下的红色足迹，先后参观了黄洋界、小井红军医院、马家洲集中营；瞻仰了北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了花圈；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仔细聆听了讲解员的讲解；还与几位红军后代进行了座谈。让我深感震撼的是，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竟有那么多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成了永远的无名英雄。是夜，窗外雨声阵阵。我怀想着那些数以万计的无名烈士，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山有名，河有名；树有名，花有名。每个人出生在世，也都会有一个名字。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一个人的标记，命名是从自然人到文化人的必然过程。一个人有了名字，才能与别人相区别。当一个人的生命消失，需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时，就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名字似乎代表着他的全部。如果不能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有一句俗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意思也是说，人在世上过一遭，要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无名英雄都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出生后，父母都会给他们起一个名字，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宝贵的终生赐予。当他们长大后加入革命队伍，走上革命道路，因起码的登记造册和操练点名需要，他们每个人也都会报上自己的名字。但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由于这样那样不可预知的原因，许多烈士却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比如我们参观的小井红军医院，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随着反围剿斗争日益频繁，残酷，红军中的伤病员越来越多。把伤病员分散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既得不到有效治疗，也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和危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红四军发动群众，军民携手，就地取材，在距茨坪6公里的小井村建了一所红军医院。医院为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共32间病房，可同时收治200多名伤病员。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建的第一所正规医院，被命名为“红光医院”。医院缺医少药，医疗条件非常差。医务人员只能在附近山里采挖草药，自制医疗器具，给伤病员治疗。有的伤员需要截肢，他们只能用当地农民锯木头的锯子锯断伤员的骨头。1929年1月，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敌人对红军阵地发动多次攻击无果的情况下，1月19日，敌人花200块银元买通了一个猎户带路，偷袭了小井红军医院。大批的敌人把医院团团包围，对伤病员进行疯狂袭击。伤病员们虽然失去了正常的战斗力，手里也没有武器，但他们并没有屈服，拿起手边的拐杖、木棍、板凳等，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终因敌人人数和力量过于悬殊，敌人纵火烧毁了医院，把伤病员和医务人员集中到了医院附近一块泥泞的稻田中。敌人架起了机枪，威逼他们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和隐藏粮食、武器的地方。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叫嚣，英雄的红军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像一群花岗岩雕塑一样，无一人开口，对敌人表示出极大的蔑视。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开枪向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疯狂扫射。敌人开枪时，红军战士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响彻整个山谷，直冲云霄。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稻田和稻田旁边的溪水，溪水呜咽，为之哀恸！这是惨烈的一幕，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一幕，也是悲壮的一幕，浩气长存的一幕。我坚信，在20世纪的20年代，发生在井冈山小井村稻田的这一幕，必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1951年，井冈山的党组织和当地军民把掩埋在小井村稻田里的烈士遗骨请出，移送到茨坪安葬，并建立革命先烈纪念馆以志纪念。

既然建立了纪念馆，总得记下那些烈士的名字吧。问题来了，因敌人烧毁红军医院时，把住院治疗的伤病员的花名册也烧掉了，人们只记得当时的伤病员大约有130多名，具体多少都不清楚，更不要说伤病员的名字了。根据党组织的查询和老同志们回忆，只确定了李玉发、朱鹤龙、邓颖发等18位烈士的名字，绝大部分烈士姓名都无从查寻。老同志们还记得，伤员中有一位红军战士，就义时年仅14岁，还是一个少年。这样的年龄，是现在一个初中生的年龄，他却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成了一位少年烈士。让人遗憾的是，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岁数和他单薄的身影，却没能知道他的名字，少年英雄的名字。

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当然不只是壮烈牺牲在小井红军医院的那100多名烈士，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两年4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共有4.8万余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3万多人是无名烈士。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时，我们看到陵园的墙壁上刻满了金色的名字。那些名字都是有名的烈士，更多的无名英雄只能留在瞻仰者的心中。井冈山处处忠骨，英雄功勋载史册。我们郑重地为烈士纪念碑献上花圈，并对所有的人民英雄三鞠躬。

更多英雄是无名

刘庆邦

故乡的六月兰

杨桂林

6月的鄂尔多斯乌审旗巴音高勒嘎查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马兰花绽放着蓝、白、黄、雪青的花瓣，在淡雅清香中，温润地、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美丽的草原。

当你翻过一座座绿得滴水的沙丘远远望去，绿色的大漠深处，由50万亩马兰花汇集成的海洋在黄绿间静静地流淌。走近了，绿茵茵的叶片上的花蕊，将一缕缕蓝幽幽的清香，悄悄地献给这片流淌着红色血液、鼓舞人们与风沙斗了一辈又一辈的浩浩大漠。

故乡的马兰花留给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在“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稚声稚气的童谣声中，它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悄悄地生长。

其实，故乡的“六月兰”就是马兰花的一个品种，它喜欢生长在沙砾间、沙丘的背阴处，不畏风沙掩埋，只要能露出一片窄又长的叶片，就能顽强地从沙海中钻出，捧出一朵朵婀娜多姿的兰花，一直绽放到6月。据说这“六月兰”还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有关。1928年6月，也是马兰花盛开的季节，七八个接受过马

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青年在纳林河畔一间茅棚里组建了鄂尔多斯乌审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并立下誓言：“为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从此，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封建、反压迫、求解放的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如同毛乌素沙漠深处开不败的“六月兰”一样，一茬接着一茬地开，生生不息地践行着奋斗梦想。

如今，90多年过去了。当年组建过乌审旗第一个党小组的那间茅棚早已寻不到踪影。但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浸润过的土地上，一簇簇风姿优雅的马兰花，传递着乌审旗奋斗前行的梦想。

看到眼前深藏于绿色毛乌素沙漠腹地清风瘦骨的“六月兰”，还有蓝绿相间覆盖着的大漠，突然想起了这里的几位治沙英雄。在全国治沙劳模谷起祥的家乡乌审旗无定河水清湾，听过他的治沙故事。一次，谷起祥在给父亲上坟时偶然发现：洼地里，一枝柳树竟然绽出绿芽。于是，他将这枝柳树栽在父亲的坟前。清明过后，柳树奇迹般地活了。从此，植树治沙

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在他之后，他的儿子接过他的铁锹把沙漠变成林场；在昔日漫漫的黄沙梁上，绿树荡荡，百鸟鸣唱，柠条花、沙棘花、马兰花竞相绽放。

在无定河镇林川村遇见了“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盛万忠。当时的林川川饱受风沙欺凌，就是眼前这位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农民汉子，抱着“宁让栽树累死，也不能让风沙世世代代欺负死”的决心，1984年承包了1.5万亩荒沙，带着全家人携着炒玉米粒和凉水做成的干粮，一头扎进沙海里，一天干14个小时，一干就是30多年。运送树苗与浇树水有几里的路程，最初他人背，驮驮，一捆一捆往那里挪，后来干脆用肩扛。谁知栽下的树苗第二天早上全部被大风刮走。倔强的盛万忠不气馁，就这样反反复复再种。终于，一场春雨过后，大风平息了，树苗悄悄地绽出了绿芽，盛万忠一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如今盛万忠在昔日沙海中种了50多万株杨树、沙柳、杨柴、花棒和柠条。盛万忠不仅征服了不知欺负了多少代人的风